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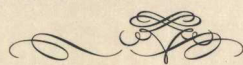
读经典名著

完整版
Full version

约会名著·挚爱之旅
世界经典文学馆

Literature Classics

插图彩绘本



茶花女

(法)亚历山大·小仲马 / 著
李玉民 / 译

La Dame aux Camélias

全人类的精神读本
中国第一部译为汉语的外国小说
世界百部经典著作之一

原汁原味 + 名家名译 = 权威译本

未做任何删节，全文翻译本，权威且完整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Signet
Classics

插图彩绘本



茶花女

(法) 亚历山大·小仲马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La dame aux Camélias

全人类的精神读本★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读经典名著
完整版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茶花女 / (法) 小仲马 (Dumas, A.) 著; 李玉民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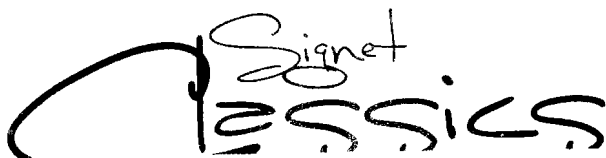
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3.3

(读经典名著)

ISBN 978-7-5306-6234-2

I . ①茶… II . ①小… ②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 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079 号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341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淄博汇文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4.5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4.80 元



总
General preface
序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读经典名著》丛书是本着经典和好看相结合的理念编辑出版的。

经典是文化的结晶，是时代知性的标尺，而经典文学作品是人类心灵的呼唤和人类想象力的艺术展现。文学经典不仅传承文明，反映时代的脉搏，而且能使人如沐春风般地享受艺术的陶冶，获得思想的提升。因此，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特性。

好看，一般来说就是内容通俗易懂，设计形式活泼，不承担过多的思想和艺术分量，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感性和感官的愉悦多于理性。对于文学作品来说，只要情节曲折、人物鲜活、语言生动、设计美观就是好看，读者就会直接获得感官上的愉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好看是大众阅读不可或缺的审美情趣，理应得到尊重。

文学作品就是要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，我们就是从经典与好看两个层面来编辑《读经典名著》丛书的。在这套丛书里，既有有世界影响的殿堂级大师歌德、托尔斯泰的作品，又有通俗小说家大小仲马、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以及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作品；既有开启蒙之风的《十日谈》，又有富有想象力充满童趣的《格林童话》；既有名篇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，又有新篇《彼得·潘》。并且，特别选取了列入中小学课外读物推荐书目的三十余篇作品，以飨青少年读者。



其实，经典与好看不是对立的，大师们的许多经典之作同时就是情节感人、人物刻画生动、语言精彩好看的作品；从创作上讲，一些大师既写鸿篇巨制，也写轻松好看的作品，如歌德写下传世经典《浮士德》，也写了浪漫爱情小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；雨果写下历史厚重的《悲惨世界》，也写了激情四射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从作品演化来看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那个时代是属于流行、好看的作品，但历经时代检验，他的作品也终成为经典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尽力挑选好译者的好译本。我国著名翻译者罗新璋把最新修订本即第4次修订的《红与黑》译本奉献给这套丛书；翻译家黄健人同样把《简·爱》最新修订意见和勘误表送给我们；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著名英美文学专家董衡巽和赵少伟把《老人与海》连同海明威谈创作的译文给我们出版，据说他们的译本在大陆还是首次问世。倘若说，大师们所创作的作品是“经典文化的产物”，我们崇拜、感激，那么，翻译家二度创作的劳绩也应该受到读者的铭记和尊敬。

泰戈尔曾说过，字不逮意时可借用音乐和绘画等艺术手段。可见精美的绘画设计是丰富图书内容的重要方法，因此我们特别为每本图书精心绘制了许多彩画，插于书中。不仅仅为了吸引眼球，利于阅读，而是作为文字的补充，便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领悟。而悉心设计的封面，也是从丛书的整体艺术角度来考虑的，衷心希望读者能够喜欢。

译
Translator's preface
序

茶花女

书应需而至，是我的一大快事。这次应约翻译《茶花女》，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，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。所谓好版本，就是有名家安德烈·莫洛亚作序，正文后又有注释，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。无独有偶，译完才说要写“译者序”时，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，波罗·德尔贝什著的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（沈大力与董纯合译）。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。

最初想写的序题为《多余的茶花女》，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。不料文章刚看过，就有出版社约译《茶花女》，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。

对我而言，约稿却之不当，受之又有“多余”之嫌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，找几条辩白的理由。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，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，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。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局面，可以比较优劣，不断提高译文质量，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。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，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，那情况就更尴尬了：谁想重译都不成，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。

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，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，谁翻译都不受限制。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，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翻译，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：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



的不可替代的标志。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，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如此礼遇，赢得一致的赞赏。

说来也怪，在世界上，《茶花女》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，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，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。在课堂之外，《茶花女》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，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，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；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，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。可见，从名气上讲，《茶花女》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。

就是在法国文学界，也无人不承认，《茶花女》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。1848年，小说《茶花女》一发表，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。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，又一炮打响。小仲马春风得意，成为文坛的宠儿。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，有些还轰动一时，总之，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，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。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，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。1875年，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，可谓功德圆满，成为四十位“不朽者”之一。

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，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，其中不乏乔治·桑、托尔斯泰、莫泊桑等名家，但时至今日，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。最新的批评之作，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，写于1981年，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，披露《茶花女》神话的底细。书中第五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：

“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。”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“纯真爱情”辩白，对父亲说：“我希望一举两得，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。既然也赎了罪，洗涤自身的污秽，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。有朝一日，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，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。”

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、一种对《茶花女》的最轻蔑的评

价，即说这是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。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，名叫玛丽·杜普莱西，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。且不说纨绔子弟、风流雅士趋之若鹜，大仲马也与之有染；单讲小仲马，1844年二十岁，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，很快成为她的“心上情人”。可是一年之后，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，小仲马给玛丽写了《绝交书》。

就在玛丽去世不久，他就把她献上祭坛，写成了小说《茶花女》，又改编成剧本，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。

然而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，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，也只是绿叶，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。《茶花女》是他唯一的，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，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。

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，都旨在逃出《茶花女》这个魔圈，逃出这块骷髅地，另建他的文学王国。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，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。

于是，他开创了“命题戏剧”，主张“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，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”。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，连题目都已命定：《半上流社会》(1855)、《金钱问题》(1857)、《私生子》(1858)、《放荡的父亲》(1859)、《妇女之友》(1864)……

于是，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，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，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，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。

于是，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“原罪”：“读者朋友，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，写了所有这些剧本，唯独第一种例外，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，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，主要是图钱，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。”

他所说的“例外”，当然是指《茶花女》，令人深思的是，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，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。

想当初，小仲马写《茶花女》时，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，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，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，极具新闻看点，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，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，更何

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？

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，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了。他深感“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”的必要，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。因此，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“纯真爱情”，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。

应当指出，小仲马的高明处，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。他采用忏悔的手法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父的《玛依·列斯戈》，也是受缪塞的《世纪儿的忏悔》的启发。但是，一般意义的忏悔，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、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，这是最大的区别，也是他成功的创新。

在小仲马的笔下，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“纯真爱情”，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，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。故事自始至终，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，获得合法的名分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，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从而酿成悲剧。

F. 萨尔塞 1884 年谈到《茶花女》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，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。他将这个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……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，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，进行了一场变革……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、最感人的作品之一。”

正是这种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，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。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“罪”，要洗涤的“污秽”。他认定《茶花女》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。的确，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，再加上忏悔的调解，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，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。

然而，小仲马混淆了，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。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。《茶花女》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，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，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《茶

花女》。

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，他的众多作品摆到《茶花女》的旁边一比，就显得多么苍白。

白白忏悔了四十年。

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，就在 1895 年亡妻之后，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·雷尼埃。

新婚半年之后，他便去世了。

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，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，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，离茶花女玛丽·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。

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。

李玉民



Signet
Classics



作者简介

亚历山大·小仲马（Alexandre Dumas, fils, 1794 — 1868），法国著名小说家，戏剧家。《茶花女》是小仲马的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。小仲马的剧作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，话剧《茶花女》也被视为法国现实主义戏剧开端的标志。他的剧作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，而以真切自然的情理感人，结构谨严，语言流畅，富有抒情意味。除《茶花女》外，小仲马一生还创作了十余部小说和二十多部剧本，其中比较成功的小说有《珍珠夫人》、《克勒蒙梭事件》，剧本有《半上流社会》、《金钱问题》、《私生子》等。

Signet
Classics



译者简介

李玉民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，教学之余，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三十余年，译著六十多种，译作超过两千万字。主要译作小说有：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，巴尔扎克的《幽谷百合》，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莫泊桑的《一生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羊脂球》等；戏剧有《缪塞戏剧选》、《加缪全集·戏剧卷》等；诗歌有《艾吕雅诗选》、阿波利奈尔诗选《烧酒与爱情》等6种。此外，编选并翻译《缪塞精选集》、《阿波利奈尔精选集》、《纪德精选集》；主编《纪德文集》（5卷）、《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》（10卷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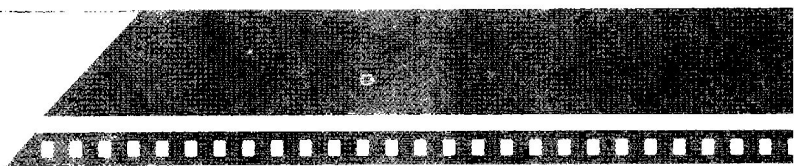
主要人物介绍



玛格丽特：小说的女主人公，是一个从乡下来到巴黎谋生却落入风尘的姑娘。她虽然彻夜寻欢作乐麻痹自己，但内心极其讨厌这种生活，保持着一颗纯洁、高尚的心，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，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，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。



阿尔芒：小说的男主人公，是一个执着善良的年轻人，也是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最为心爱的情人。作为税务长的儿子，他过着悠然的生活。在爱情面前意气用事，占有欲极强，宁愿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换取诚挚的爱情。





杜瓦尔：男主人公阿尔芒的父亲，一位高个头儿、气度不凡的税务长。他自私伪善，以世俗的眼光打量着一切，满腹偏见又善气迎人。在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的爱情中，既扮演着慈父的角色，又是这段感情不折不扣的离间者。



普吕当丝：作为玛格丽特的时装供货商兼邻居，她介绍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相识，是男女主人公感情的调和剂，此外也在他们之间谋取利益。她是一个自私自利、贪图财物的人，面对无利可图的朋友，她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。



目 *Total order* 录



- 第一章 / 001
- 第二章 / 007
- 第三章 / 013
- 第四章 / 019
- 第五章 / 027
- 第六章 / 034
- 第七章 / 042
- 第八章 / 051
- 第九章 / 059
- 第十章 / 068
- 第十一章 / 079
- 第十二章 / 089
- 第十三章 / 096
- 第十四章 / 106
- 第十五章 / 115
- 第十六章 / 121
- 第十七章 / 130
- 第十八章 / 136
- 第十九章 / 144
- 第二十章 / 150

插图彩绘本

茶花女

La dame aux Camélias

CHATELAIN

第二十一章 / 155

第二十二章 / 163

第二十三章 / 170

第二十四章 / 179

第二十五章 / 189

第二十六章 / 196

第二十七章 / 208

作者年表 / 211

第一章

依我看，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，才可能讲这种语言，同样，只有多多研究了人，才可能创造出人物。

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，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。

因此，我诚请读者相信本书故事的真实性，书中的所有人物，除了女主人公之外，都还在世。

此外，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，大多在巴黎都有见证人，他们可以出面证实，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。再者，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，唯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，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唯一知情人，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，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。

这些详情细节，我是这样获知的。

那是 1847 年 3 月 12 日，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，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，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。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，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 16 日中午到下午五时，在昂坦街九号举行。

广告还注明，在 13 日和 14 日两天，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。

我一向喜爱古玩，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，即使不买什么，至少也要去开开眼。

次日，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。

时间还早，不过那套房间已经进入参观了，甚至还有几位女士。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，披着开司米披肩，乘坐的豪华大轿车就在门外等候，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，她们看着也不免惊诧，甚至感叹不已。

后来我才领会，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了，因为，我一仔细观瞧，就不难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。那些贵妇，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，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的宅内闺房，而进入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。须知此类交际花，每天乘坐马车兜风，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，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^①，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，总之，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、炫目的珠宝首饰，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。

女主人既已逝去，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，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。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。况且，真需要解释的话，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，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，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，说她们看了广告，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，以便事先选定，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。当然，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，也无妨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。而此前，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无比奇妙的身世。

只可惜，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，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，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，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卖了什么。

不少东西自然值得一买。室内家具和陈设十分精美，有布尔^②制作的巴西香木家具、塞夫尔^③和中国的瓷瓶、萨克森^④的小雕像，还有各种绸缎、丝绒和花边的衣物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

我跟随先到的那些好奇的贵妇，在这套住宅里转悠。她们走进一间挂着帷幔的屋子，我刚要跟进去，却见她们笑着退出来，就好像为满足这种

① 意大利人剧院，原址是舒瓦泽尔—斯坦维尔旅馆，用以接纳意大利演员，故名，后经整修，改名为喜歌剧院。

② 布尔(1642—1732)，法国乌木雕刻家，创造出镶嵌铜饰和鳞饰的新型高级家具。

③ 塞夫尔：法国小镇名，位于巴黎西南，以生产瓷器著称。

④ 萨克森：德国东部地区，以生产瓷器、皮革著称。